

投稿邮箱: zzkwy@163.com

神农

诗三首

刘克胤

无名烈士墓前

这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 这些共用一个名字的人 一定噙着泪水 在黑暗中苦苦地等 他们的亲人 千里迢迢来寻找他们 早已遗失了的身份

清明

昨夜 太阳哭瞎了眼睛 上午九点半还不见露脸 他岂能不知今天是清明 事实上我已被提前告知 活着的人 死去的人 今天都要过清明

爷爷奶奶几十年前就走了 二弟克权十几年前也走了 他们住在同一座山中 相距两百米 完全是近邻 我不知道爷爷奶奶 是否记得这个顽皮的孙 我也无法知道二弟克权 仍像活着的时候一样 经常去老人家那走走

下午我将驱车出城 去给他们扫扫墓 并不遗憾地告诉他们 水泥被覆的坟莹不长草了 但落叶总像抹不去的记忆 年年扫也扫不干净

死活

有的人活着 真不如死了 有的人死了 真不如活着

有的人想活而不得 有的人欲死而不能

活着的人 念着死了的人 死了的人 谁知道被人念着

无事自办“乡愁馆”

马立明

真是老小老小。退休后,我将多年来出差、旅游所买回来的各种微型农具、旧时日用品,如石磨、风车、水车、楼梯、游箕、簸箕、蓝盆、水桶乃至捣衣棒等,特辟一室,整齐有序地陈列出来,然后在门楣上特书一匾,名曰:“日月楼乡愁馆”。陈列出来后,我细细地数了一下,足有四五十件。 这些小农具和旧时日用品,大多是我过去在乡下使用过的,有的是我母亲用过的,如游箕、捣衣棒等。 我这样做,一是童心未泯,二是不忘初心,三是这些小农具和旧日用品,本身就是一件件工艺品,既美观好看,又能勾起我许多的乡愁、何乐而不为呢! 如今,我只要写字、画画累了,读书、上网倦了,就爬上楼去,参观我的“乡愁馆”,去与这些小工艺品对话。它能勾起我许多美好的回忆…… 提桶和水桶,是20世纪末我去井冈山购得的。这两提桶,分别是用大楠竹和小楠竹做的,它们还有一根小竹片做扁担。我七八岁时,父母叫我去湘江河里挑水,首先用的就是提桶。长大后,改用扁担挑水桶了。我那时想躲懒,总

想自己快快长大,不然家里的那口大水缸,要来回十次才能挑满。一担水,少说也有几十斤吧,还要爬一百多级麻石码磴。热天,太阳晒得麻石磴子滚烫,我们光着脚,嘴里冒烟(出粗气),脚板响,被烫得不得了。唉!如今的年轻人哟,怎么能体会到。 再说微型蓝盆(直径20厘米),鱼篓(高15厘米),这两件竹器,前者是我娘常年用来晒红薯片、晒腌菜和豆类的;后者,是我父亲用磨攀鱼装鱼的。那时,生活拮据,每年过春节,我家主要是用红薯片招待客人。而父亲每次去钓鱼,就叫我提着鱼篓一块去,也正是这个季节,河里春水沸腾,有时一天能涨一、二米,各种鱼会靠岸逆行,往港湾躲。这时,父亲就会择处鱼必经之地,放下罾,约摸等上五六分钟,再攀。那时河里的鱼比较多,每次去,不会空着鱼篓回。 石磨,直径5厘米,是十多年前去重庆龚滩古镇采风买回的。石磨虽小,但很逼真,什么磨眼、磨轴、磨手把、磨槽,一应俱全。磨磨思往,当年母亲带着我们磨麦子、磨豆子和磨蕨根等,不时地在眼前浮现。那时日子非常艰苦,总是缺衣少粮,我就吃过蕨根粥,吃过冷饭坨(茯苓)粑粑,甚至稻草做的粑粑等。 还有个木锅盖,这是旧物,直径30厘米,是我进城成家后用铁锅炒菜用的锅盖。现在用的是钢锅,木锅盖显然用不上了。为了留住那段记忆,我将木锅盖洗净、晾干,然后用我的“马体”隶书在锅盖内面书写了李绅的《悯农》两首。我自认为,这是一幅很切主题的扇面书法。 还有捣衣棒(长26厘米),这是我在浙江金华厚吴村买回的。如今只要看到此物,母亲含辛茹苦操持着一家的身影就立马浮现在我眼前。那时,我们家只有七八口人,母亲将一脚盆用茶枯水泡好的衣裤,用木桶挑至河边的码磴上,一边浇水一边用捣衣棒捶打。洗净后,她就把衣裤高高地码在一个桶里,另一个桶就顺便带桶呷水回。 还有风车、水车、穗尾扫把等,我也能写出许多故事来,就不一一赘述了。 我的“日月楼乡愁馆”,今年春节正式挂牌“开馆”,目前已接待几批亲友,他们褒奖说:有意思、有味道、有文化、有创意,说得我心里美滋滋的……

晨曦拂过龙头江

李方明

如白云一样的晨雾从凤岭脚下往龙头江一波一波地奔过来,覆盖着整条江心与两岸。我伫立在柴家铺的拱桥上,望着那葱葱葱葱的晓雾,思绪涌动。 这里就是我要寻找的中洲村龙头江组吗?60多年前,一座叫裕农的炼铁厂就在这山脚下、江岸边。据攸县志书记载:中洲,曾经是攸县一个炼铁基地,最早办有私营炼铁厂,厂址在芭蕉岭,厂名叫恒泰昌。清光绪年间,恒泰昌铁厂是全县48家炼铁厂之一,1941年又被核准登记为全县25家铁厂之一。1952年厂址从芭蕉岭迁往中洲,更名为裕农铁厂,由生产攸饼改为生产铸造铁。我的父母曾在这里工作,我的四个姐姐也在这里出生。 半个多世纪后,我为了父母的遗愿,还有姐姐们几十年来寻梦,再度来到这里,想看看它昔日的模样。 裕农铁厂的原址几年前还隶属郴州市管,如今成了黄丰桥镇中洲村龙头江组。我的大姐几年前曾来过这里,找到了当年住过的房子,已经破败不堪。这里的人热情好客,非常纯朴,听说她是裕农铁厂的职工后代,都要留她全家住下来,把大姐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沿着不宽的公路往上走,可能是来得太早的缘故,走过前面的一排屋场,并没看见有人走动,不见炊烟,不闻狗吠,只听见几声树上的鸟鸣,顿觉得是那么的冷清。 走着走着,突然发现路的左边,有一栋二层楼的红砖房子,墙壁上还能清晰地看见“进万”二个白色的大字,我猜想应该是“大跃进万岁”几个字。 在这栋房子的大门口,我遇见了一位老人。我告诉她,自己的父母原是裕农铁厂的职工,几个姐姐也在这里出生。听我这么一说,老人热情地招呼我进屋喝茶,并介绍,这里就是裕农铁厂,她手指身后的房子介绍,这是铁厂的大礼堂兼职工食堂。她又指了指墙上的那两个大字,说是几十年前留下的标语,写的是“人民公社万岁,大跃进万岁”。在老人的记忆里,那时的铁厂有好几百个工人和职工家属,人多热闹却艰苦。厂里的工人大多从湘乡、涟源来,本地的少。 1961年,根据政策,所有的铁厂都要关停。我父亲因找的是本地媳妇,已把家安在了这里,没回涟源,这里就成了我们永远的家。

我问老人铁厂的炼铁炉在哪里?职工住房又在哪里?老人指指下面的一块平地,这就是炼铁炉。我一看,那里已是一片菜园,菜园四周却都是用高炉拆下的一些砖石和矿渣堆砌的围墙。 几十年前,在恶劣的环境下,铁厂工人们在炼铁炉前,被高温的炉火烤着,手握钢叉打磨着一块块滚烫的铁锭。这些铁锭随后坐上船、汽车、火车,运往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老人看我沉思良久,拉着我来到她家的屋后,我看到一排用土砖砌成的老房子,大多已倒塌,成了废墟。在房子的前面,一座比我高出一头的蓄水池,至今还立着,水龙头因长年不用已是锈迹斑斑。我望着已干枯的蓄水池,想起了我的母亲在水龙头下洗衫浆衣,在此择菜的情景;想起了姐姐们在屋前房后玩游戏捉迷藏、嬉笑打闹,在后山上的树林里拾柴火,掏鸟窝的美好时光。 昔日往事浮过眼前,我心里又高兴又难过。 老人说,现在这里住的十来户人家,有6户人家是涟源杨家滩人。其中,有个叫李仲熙的涟源人,1949年以前带领众乡亲来这里办铁厂,后来他响应党的号召,把自己的几座铁厂都捐赠给了政府。 我询问这些涟源人现在的情况,老人说,搭帮党的好政策,大家生活富足了,家家建了新房子,有的还在县城甚至在省城买了房。 告别老人和众乡亲,我来到龙头江边。回头望去,乡亲们仍站在原地,挥手向我告别。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在这里我终于寻到了,打开了,释然了,父母那辈人的家国情怀。

水芹

姜满珍

农村出来的我喜欢笋子、水芹、蒿草等这些野生的植物。 某天,年近古来之稀的婶婶换了双鞋说去菜地帮我扯水芹,野生的但又不是池塘边的,说池塘边的有蚂蟥不敢吃。我觉得挺好玩的,便随婶婶一同去扯,婶婶说细嫩水芹卖藏两个月了,每天去街上卖菜。我和婶子步行几十步,就到了她们的菜地,菜地用插了竹篾的红砖围着,婶子搬开两块活动砖,慢慢地站立好,然后用手把自己的腿搬过去。那么矮的围墙,她竟试着移动了好几分钟,她的这种举动让我想起了朱自清的《父亲》中所描写的细节。我个子高,一跳就下去了,她说她老了怕摔跤。围墙下面是参差不齐的水芹,从露出地面的根茎到叶子全是绿茵茵的,拧几下就会有水滴出来。婶子吩咐我说:“扯肥胖一点的好吃一些。” 我边扯边想起,其实在自家露台已连续种了四五年的水芹。水芹是一种野菜,挺好吃的,又生得很“贱”,很容易侍候,只要有点土,有足够的水,它就能活得滋润茂盛,几乎不起虫子。春天用它们炒鳝鱼吃,那个鲜味让你垂涎三尺呢。农村人都不吃叶子,仅吃茎。百度上说可以将叶子摘下来,炒着吃。我自己栽的绿色食物,非常心疼,都是连叶子一起炒着吃了。水芹菜叶的钙含量高于水芹菜茎,还含有水芹菜茎根本不含有的维生素E。 《吕氏春秋》中说,“云梦之芹”是菜中的上品。水芹在江苏一带被称为“路路通”,在春节或者清明期间是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寄予了大家美好的心愿和祝福,希望外出创业的人们万事畅通,诸事顺利。水芹盛产之时正是蔬菜上市的淡季,商业头脑灵活的生意人便搞起了大棚水芹,在野生水芹还没面世时就早早上了桌子。大棚水芹根茎叶都是淡淡的绿,像人缺了钙似的蔫蔫的;野生水芹是长在池沼边、河边、水田里的,沐浴阳光晨露,接受风霜雨雪的洗礼,整个气质形象都不一样,结实而粗壮,绿得让你觉得食用起来很安全。 去年冬天,雨天的时间持续长,还下了一场大雪。今年开春,我种的那些曾经水灵灵、绿葱葱的水芹迟迟没露面,不知是温度太低冻死了?还是被鸟吃了?或是被老鼠啃了? 在和婶婶扯水芹的过程中,我想着多扯一点水芹根,带回家栽到露台上,让我能时不时弄点水芹自己炒着吃。我三下五除二弄了一小把,久违的太阳晒得我有点受不,干脆打道回府。 我坐在凳子上听了好一会音乐,婶子还没回,叔叔扯着嗓门呼喊着:“跑哪扯去了,要几多哈,快回来煮饭,他们都快到家了。”看到曾经居住在低矮破旧平房里的叔叔婶婶如今生活在宽敞明亮的楼房里,过着悠闲的生活,离开农村三十多年的我也好想有一个“屋前种花,房后种菜”的园子了。



小小说

将军还乡

曾立力

离别多年,将军首次还乡是在南下时。 得宝正在作田,见王保长领着几个当兵的来找我,拔腿便跑。王保长跟在后面边追边气喘吁吁地喊道:得宝!莫跑,有好事。他哪里肯听,跑起来比野物还快,逢田过田,逢水过水,跑起水花泥浆四溅,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王保长晓得他心里进深短,转不得弯,悻悻打转。 躲到太阳落山,得宝这才潜回两间茅屋的家。见王保长端坐在黑暗中等他,转身要走。王保长赶紧起身按住他坐下说:天大的好事跑什么?你哥做大官了,军长!就在朱城,特派兵来接你和你娘去享福。等你不到,你娘坐船先走了,要你走早路去。记住啦! 旭日瞳眈,得宝赶紧快赶总算赶到了朱城码头,船还未到,他蜷缩在离码头不远的屋檐下,紧盯着码头。凡事得为自己留一手,等下倒要看看,是不是哥来接娘?是不是真当了军长? 不一会,驶来几辆吉普车,下来一帮当兵的,簇拥着位大高个朝江边拾级而去。都穿一色土黄色的军装,戴一样红五星帽徽的帽子,哪分得清谁是军长? 船终于到岸,娘刚出舱,领头的大个子军人一步迎上去,双手扶住娘,唤声娘啊!娘伸出颤抖的双手战战兢兢地摸索着,顿时娘抱成一团,号啕痛哭,悲催得身旁那些久经沙场的军人泪流满面。 片刻后,哥望望左右问娘:我弟弟呢?多年未见,他已记不得得弟长得啥模样了,他离家时得弟还小。 这时方见得宝从屋檐下纵身一跃,跳了出来,高喊声:哥!得宝在这里!兄弟相拥,自是一番泪眼婆娑。 而后上车,一行人朝军部急驰而去。 在军部好饭好菜吃了几天。哥很忙,不过吃饭时总会来陪。面对威严的军长哥哥,得宝在心里暗自盘算。 一日吃完饭,哥问道:现在解放了,弟有何打算? 正中他下怀,当即说:哥弄吊把花饼(一千块银圆)给我看? 你要吊把花饼做什么?弄得军长一头雾水。 得宝咧咧嘴一笑道:开铺子、做生意!咯你都不晓得? 哥耐心解释说:我这军长不同于过去的军长,没有军饷,不吃空饷,哪来的吊把花饼? 得宝跳起脚不道:我这军长不是耐性解解说:吊把花饼你都没有?那你是鬼的个军长? 一时半会谁能与他说清?军长浓眉紧皱,缄默不语。 得宝不依不饶地耍起了霸蛮:我不管,你打发人去抢也抢得来…… 屁话!一个抢字令军长勃然大怒。部队正准备继续南下,衡宝战役即将打响,事情多得很,再没了耐心。他厉声道:你要是老子的兵,老子一枪崩了你。走开些,没工夫听你瞎扯。 走就走!娘我养了咯多年,你回来了归你养!从今往后,你当你的军长,我作我的田,谁也不欠

谁。得宝发了宝气。无可救药地认为哥分明是不讲兄弟情分,不肯帮他。军长没钱?打死他也不信。转过脸来泪水奔流,掉头就走,回去继续作田去了。 1955年,军长被授予中将军衔。 将军第二次还乡,因老太太仙逝,送老娘返乡安葬。 正值过苦日子,全国人民都紧张。为不给地方增添麻烦,将军带回来一个班的警卫战士,自备干粮,自炊自食。这时将军已是南边一大军区的副职,大首长,却丝毫没有大首长的架子。亲自带领战士们与得宝搭建灵棚、布置灵堂、挖掘墓穴……并给丧事立下规矩:不做道场法事,不搞封建迷信,一切从简。将军表示: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神神鬼鬼风水八字。开个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 追悼会上,将军鞠躬白花亲自致悼词。追忆母亲生平,歌颂母亲懿范长存,讲到动情处,声泪俱下。 乡亲们聚集到灵前,送老太太最后一程。面对父老乡亲,将军话锋一转:我这将军可不是靠溜须拍马、裙带关系、吃兵血贿赂上司得来的,是靠真刀真枪从枪林弹雨中打出来的,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革命胜利实在不易,当年同我一道上井冈山的百多位工友,革命胜利后就剩我一人……说着说着将上衣一剥,只见身上前前后后布满大小十几处伤疤,不由人敬佩。 送娘归山后,将军到家乡的区政府了解情况。得宝却进了进来,当着区长的面,突然发问:哥,再过几天是么日子?你晓得嘍? 再过几天是么日子?将军想一阵也没想起。 再过几天是我生日。得宝局促地站立一旁,觑着脸小心翼翼说。 将军板着脸,没吭声。 倒是区长听出些意思,忙说:区里也没啥,食堂里还有堆芋头,你去弄点? 顷刻得宝领来五六个人,都挑着箩筐,帮他来挑芋头。趁哥在,区长开口表了态,多拿是拿,少拿也是拿。 将军再也坐不住,困难人人有,都这样,人家区长咋当?冲出去,抓起所有的箩筐扁担统统往外扔。得宝瞥将军一眼,悻悻离去,给将军留下哀怨的最后一眼。 将军回部队后忙着备战,老对手叫嚣反攻大陆,他们正运筹帷幄,如何好好干一仗。一忙,就把这事给忘了。 等到将军想起这事时,“弟故”的电报已摆在了案头上。将军痛心地将一掌拍在办公桌上,便泪如雨下,将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不吃不喝,整整关了一天。 将军是20世纪70年代末去世的,按照将军的级别进八宝山没问题,弥留之际,将军交代身边工作人员说:死后,将我埋在得弟身旁吧。 将军还乡。 在故乡的黄土地,续一段亘古不老情!